

抗戰小叢書第八集

好的死是還你

明凡著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

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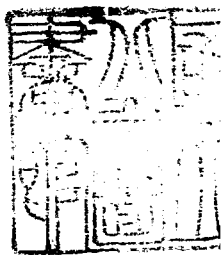
MG
I246.8
68/2
1



3 1761 3825 7

你還是死的好

一 說一個漢奸故事



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底，一部份敵人來攻我們安徽和縣，又攻含山，巢縣，說來慚愧，當時敵人的兵力並不大，步兵，騎兵，砲兵一齊算起來，只有一千多人，並且都是老弱殘兵；我們在那一帶的兵力，口口保衛團有三個，口口師有一部份，另外還有當地的紅槍會，總共有三五千人，只因軍隊連絡不確實，有組織的紅槍會也沒有去用他，其他民衆都還沒有組織好，結果，那樣沒有用的敵人竟於五月一日把巢縣攻下了。

軍隊只好向後撤退，民衆如潮水樣的往後逃難，一些平常在地方上不耍險的，沒出息的傢伙竟明目張胆的當上了漢奸。此外還有

一批老百姓，他們想了一想，這也不是辦法，在地方上又不能住。結果只好一個個上了山，（那一帶的山勢是很好的）準備和敵人拚命。

真是，一到這危急的關頭，你究竟是好人？是壞蛋？是有志氣的？還是沒志氣的？立即就分得明明白白。不是要人家說，而是靠自己做。

現在我們單來談一樁漢奸的故事。

二、原來是一個軍閥餘孽

在巢縣通合山的公路上，有一個地名叫清溪鎮，這個地方離巢縣二十多里。那裏有一名土豪叫李元堃，從前曾在軍閥部隊裏當過連長，革命軍北伐成功之後，軍閥倒台，他連長的官職自然也就倒台了。據說：他在失敗的時候，曾打劫了一點錢財，後來回到清溪

來買了田地，造了房屋。革命思想對他一點也沒有影響到，可以說：十足的是一個軍閥手下的餘孽。當然不是說，凡是從前在軍閥時代幹過的人，都算餘孽；從前北伐時代，不斷有軍閥部隊的官兵覺悟了，向革命軍投誠，參加革命，研究主義，竟變成一等刮刮叫的革命者呢。可是李元璽不同，他的確是一個餘孽，看他前後的行動，就可以證明。

他一回清溪以後，還本着他軍閥時代連長的那種威風，自以爲了不起，任意欺壓鄉民。另一方面，販賣鴉片嗎啡，包攬訟詞，無惡不作。老百姓有苦無處訴，也無可奈何。老百姓替他取一個綽號，叫「地克子」，形容他陰險、刻毒、狡猾。我們不認識他，光憑這個綽號，也就可以想見他的爲人了。

他老早就當了秘密的漢奸，又憑他過去幹過軍隊，懂得些古書

軍事，（「古董軍事」這個名詞是作者造的，就是一種落伍的，腐敗的軍事。）就在地方上暗中刺探軍情，祕密收買匪徒，準備給敵人響應，但只，地方政府既不嚴密查考，民衆又無組織，所以，大家只曉得他壞，壞到什麼程度，起先一點也不知道。這大概也就是中國漢奸多的原故吧。

二 招搖撞騙

敵人開始進攻和縣的時候，地方上的老百姓，心裏就慌張起來了，他一點不慌張。他對人說：

『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』

好像格外得意的樣子，大家也摸不透他的心事，究竟怎麼『沒有關係』，他不說，大家也不曉得。

後來敵人攻下含山了，含山離清溪鎮只有四十里，有許多老百姓

姓哭哭啼啼的，藏穀子，捲行李，預備逃難。他又說：

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」

有人就問他：

「怎麼沒有關係呢？」

他笑笑，說道：

「不必怕。」

當時有人想：從前李元愷當過連長，懂得兵法，大概他總有一手。所以，有幾個平常懂道理的血性男子，來要求他把地方上的年青人領起來同日本鬼子打。

他眉毛皺了一皺，忽然好像計策來了，鬼頭鬼腦的對大家輕輕的說：

「這事情也可以，但是——不能把這風聲傳出去。因為政府沒

有叫我們做，恐怕將來……暖暖。」

幾個青年信以為真，都秘密聽他指揮。

他說：

「我從前說『沒有關係』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有辦法：我帶運長功時候，打起仗來不慌不忙，從前革命軍北伐，有一次，我一連人把他們一團人的槍都繳來了。……」

幾個青年聽得很有趣，問他：

「那在什麼地方？」

他咳嗽唔唔的說：

「哦，那……那……，在北方啊！」

他又對那些年青的人說：

「叫北方上的人不必跑，有辦法，暖暖。」

年青的人，就這樣相信了他。有些老百姓也就這樣相信了他，不過跑的人還是有。

四 漸漸識破了他漢奸的面孔

敵人又從含山前進了，眼看要到清溪鎮，李元菴忙得很厲害，但是大家覺得他忙得一點頭緒也沒有。性急的人都跑去問他：

「現在怎麼辦呢？」

他想了想，說道：

「你們以爲我們可以編起隊伍來，把日本皇軍擋住了麼？那真是談何容易，我們只有守機會再動。」

大家吵起來了，問他：

「日本鬼子來了，不殺我們麼？」

他說：

「有辦法，他來了，我們有豬的就送一隻豬給他，有雞的就送幾隻雞給他，有……反正你對他好好的，日本皇軍也是講道理的，他怎麼會亂殺人呢？」

大家覺得他越說越不對了，一個個唧唧哄哄的叫起來了，有幾個在許多人的背脊後面罵開了：

「他娘的！漢奸！漢奸！」

李元堃臉龐上變了顏色，從人堆裏往外衝，追問：

「是那個罵的？啊？是那個罵的？啊？……」

裏面有幾個人，頭腦不大清楚，他們覺得李元堃的話也是對的。都上一步拉住李元堃解勸：

「哎，不要同他們計較，不要同他們計較。」

李元堃喘着氣，眼睛向人堆裏瞪着，氣憤憤的，又好像寬了一

點心的說：

『你們大家說：我這些話都是至理名言啊！憑我們這麼幾個人，能擋住日本皇軍麼？他們軍隊還擋不住呢？硬的不行；我們只有來軟的。你們大家如果聽我的話，總有好處，可以在家種田安身，不然也只有自討苦吃。』

後來，大家散了，有幾個糊裏糊塗的人：聽了他的話，也就遲遲疑疑的沒有了主意。

有些人覺得，這個事情靠不住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三十六着，以走爲上着。

還有些人氣得要死，背後破口大罵：

『……他娘的！這完全是個漢奸，送豬，送雞，他奶奶，他還要把他老婆送給日本鬼子囉！』

五 原形畢露

砲聲一刻緊似一刻，步槍，機關槍射擊的聲音，捲成了旋風。四月三十日早晨，『得得得得！』的敵人騎兵斥候的馬蹄聲就進了清溪。

老百姓全都嚇得渾身發抖，有許多連門都來不及關。只因聽李元堃的話：『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』差不多有一半人沒有跑，東面也沒有收斂。

你道李元堃怎麼樣？這老狗早就備下了太陽旗了，一見日本騎兵到來，就穿上長袍子要出去迎接。他老婆可嚇得魂不附體，一看這老傢伙還要去接，就死命揪住李元堃的袖子，袍子的下擺不放。又不敢哭喊，輕輕喘着氣說：

『你瘋了？……你……你要出去……送死去啊？……你……』

李元塋深怕誤了公事的樣子，急得不得了，他平時本來是有點怕老婆的，但是這時候好像什麼也顧不得了，拚命掙扎。把老婆推倒了，老婆也不鬆手，連自己也跌下去了，兩個人就在地下打滾。滾來滾去，突然給老婆佔了上風，披頭散髮的騎在李元塋肚子上，用力壓住他。李元塋兩力一翻，又把老婆壓到底下去了，身上才穿的一件袍子，撕裂了好幾處，滾得渾身是泥。

就在敵軍正式到達青溪的第二天，這老狗就老着臉皮「榮任」了清溪維持會長。平降收買的幾個流氓地痞也一個一個托他的福，充任了維持會的委員。

五月三日，在老百姓家裏提了幾個豬，幾十隻雞，拉了幾名壯丁抬着，他親自帶到巢縣，向寇軍司令百般獻媚。

當時敵軍已經採用懷柔陰謀，問地方上最缺少什麼？

李元堃說：

『最缺少鹽。』

寇軍於是把在巢縣城所搶的我們老百姓的鹽給了兩籬筐，叫他分給清溪老百姓吃。此外還命令他趕緊招集民伕，修理含山到巢縣一段的公路（事前我方已破壞）。

李元堃知奉聖旨，回到清溪，更是耀武揚威，一方面把鹽定價出賣，一方面派那些地痞流氓到處強抓民伕，親自督工，任意鞭打。那些寇軍更是打雞殺豬，強姦女人，無所不爲。你若稍稍表示違抗，立即槍斃。

到這時候，老百姓完全覺悟了，中了這老狗漢好的奸計了。老實的，胆小的，低着頭忍受着，可是到底還有點血性的人，再也低不下頭，忍不住氣了，上山參加游擊隊，甚至參加土匪的每天都

有。

六 誰知道打游擊的老爺來了

敵人後方的兵力非常單薄，清溪雖然是巢縣通合山的重要據點，除掉日裏有些零散的敵兵到地方上爲非作歹，並沒有住軍隊，只有宣撫班派了兩個傢伙住在鎮上。

五月十一日的夜裏，天上朦朦朧朧的，要下雨的樣子，我們口軍口支隊的游擊隊的一班人，悄悄地摸進了鎮上，由當地一個老百姓帶路，衝進李元堃家裏，馬到成功，將這老狗漢奸捉住。老狗知道事情不妙，抓住他的領子，他還要跪下去磕頭，哀求。極卑賤，極無廉恥的怪樣子都做出來了。他的老婆也跪在地上哀求：「請老爺們大慈大悲，饒……饒饒了他……」

我們的游擊隊沒有「大慈大悲」。不，在敵人和漢奸面前，只

有剷除他，才是「大慈大悲」。這是救國救民的事。

李元堃被帶走了，據說：游擊隊在街牆上還寫了大標語：

「替敵人做走狗，請看漢奸李元堃的榜樣！」

「不要上敵人的當，大家都起來反抗！」

七 請看看他這副鬼像

因為我們的游擊隊把這老狗漢奸帶回來，並且解押到後方來了，所以我也認識他了。

你說：他是什麼樣子？

讓我說給你聽：

是一個醜得不成樣子的矮子，用平常襤衣服的尺寸起來，大約頂多四尺一寸高，因為吸鴉片的關係，臉上，身上都枯得像一把乾柴。黑漆漆的，皮完全皺了，堆在骨頭上。這是你一見的時候，大

概的輪廓如此。現在我們再細細的從腿子往上說：沒有穿鞋子，（沒有夾得及穿，就帶走了）腿子像蘆柴竿，長滿了黑毛，穿了一條鑲紅的紅布的女人褲子，褲腳上縫的黑花邊，還穿反了；沒有穿小褂子，所以你可以看見那一根一根牛腓似爲肋骨；頸項異樣的細而且長，好像圖案上畫的滑稽人；接上去呢是一個三角形的頭，額角又闊，又高，下巴尖的；顴骨特別高，顯得嘴，鼻子，眼睛，都凹在裏面。嘴唇薄薄的發紫，上嘴唇上有幾根怪鬍子，一看那鬍子，就覺得這傢伙奸滑。鼻子尖好像給人用指頭戳了一下，騷的。眼睛小小的躲在高額角鼻樑骨和顴骨的中間，如果你不仔細找，甚至於還找不到呢。

是這樣一副醜怪樣子！我起初猛一看，疑心是樹林裏捉來的怪獸，因爲牠們用一根粗麻繩吊住牠的頸項，癡呆呆的樣子，是很像

一隻怪獸。所以：我一進門不由叫起來了：

『啊哈！這是什麼東西！』

他們說：

『這是維持會長啊！我們把他專門幾十里路請來的呢。』

我不禁『肅然起敬』，真難爲了「東洋友邦」苦，心栽培出了這樣出色的人材。

於是我上前一步，說道：

『敢問維持會長，不遠數十里而來，有何見教？』

維持會長到底有維持會長的架子，他連理都沒有理我。

八 你還是死的好

維持會長住在口口隊政治部，十分不安，最主要的沒有鴉片烟

吸，像要死的一樣，飯也不吃。虧他還勉強撐扎起來寫悔過書，竟寫了一兩千字長，內容不免謊話連篇。

法律究竟不能伏待他：五月十七日，口口隊奉命就地將這隻老狗槍斃。我恰好到場，他這談不上有廉恥的狗，逢人便磕頭，竟也知道傷心，臨跪在田岸上的時候，眼淚如泉水般往外湧，他轉過來向我們圍在後面的人磕頭，他說：

『饒了……了我吧，……饒了……我……吧……』

我平常看見一隻豬在臨殺的時候哀號，心裏就亂跳，難過，甚至於想出幾個錢買來放了牠。但是，這時候，我自己也不懂什麼原故，不是難過，而且暗暗的覺得：『唉！真是該死，該死！你為什麼要當漢奸呢？』可是絲毫也沒有希望他免死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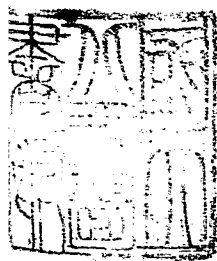
在最後，我好像多少有點激於感情的衝動，我舉起手，向他揮

「一揮，說這：

「你還是死的好……」

我自己覺得說出來的聲音有點顫動。我把頭別過來了。

一九三九，七，二，於川渝。



62
4-277

SKBC

MG

1246.8

68/2